

天空写锦绣

抬头看天,如果白天是晴天,除了不能直视的太阳、缓慢飘动的白云、偶尔不定期出现的淡月,蔚蓝的天空什么都没有,真是有太虚的味道。如果晚上看天,黑空中月亮成为霸主,银河白条状出现,众多星星闪烁,倒是热闹多了。具体每个星星是咋样,裸眼观察得出什么结论。直观上说,千万年来天空不过如此。

在悠悠华夏文明的长河中,古人对天空赋予诸多优美而富有诗意的雅称;先贤通过对天空的描写,寄托自己或苍凉或悲壮的人生感悟。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此句中的碧落,指天空,让人不禁联想到那无尽的蓝色穹顶,神秘而不可捉摸;《梁书·邵陵王纶传》中言:“唯应剖心尝胆,泣血枕戈,感誓苍穹,凭灵祭祀。”苍穹二字,尽显天空的广阔无垠与雄伟壮观;《庄子·天运》记载:“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太清象征着天空的高远纯净,为道家所追求的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流星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诗句里的九天并非实指九层天,而是极言其高远神秘,充满了浪漫与奇幻的色彩;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这里的“重霄”也是天空的雅称,描绘出楼阁之高耸,仿佛与天空相接。

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天空的理解和开发,让我们急速走进了天空。

把天空划分为88个区域,这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在1922年确定的。这个划分覆盖了整个天空,包括恒星、行星、星云、星系等天体。每个区域都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其中许多名称来源于古代文化和神话。例如,大熊座(Ursa Major)、小熊座(Ursa Minor)、仙女座(Andromeda)等。这个做法便于开展工作,还可以享受诗意的贯通,不亦乐乎。

古代只要有天空、空间和地面这样的概念就足够了,但却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科学技术的要求,特别是航天技术诞生后,要求把“天”与“空”严格区分开来。所谓“航天”,就是人类冲出地球大气层,到宇宙太空中去活动,即宇宙航行。它所使用的是航天器及其运载火箭。

不过,冲出地球大气层在太阳系范围内活动,与冲出太阳系在银河系活动,它们对科学技术的要求不可同日而语。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比邻星,距离太阳达42光年,若以第三宇宙速度前往,即以16.7千米/秒的速度惯性飞行,需要7.5万多年,到最近的河外星系——仙女座星系,则需要460多亿年,因此,这是目前的技术所远远不能胜任的。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宇宙航行应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太阳系内活动,叫航天;第二阶段是到银河系乃至河外星系活动,叫航宇。他还指出,要实现航宇的理想,科学技术还需要若干次大的飞跃。

也许我们需要先了解低空经济,低空经济蕴藏大产业。低空经济是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其相关产品主要包括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直升机、传统固定翼飞机等,涉及居民消费和工业应用两大场景。2021年2月,低空经济写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低空经济”在去年全国两会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印发《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年)》(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到2030年,推动低空经济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

低空经济已经在低空“飞”起来了。在新疆阿克苏,植保无人机进行棉花的田间管理;在安徽合肥,“空中元宵灯会”让游客发出阵阵赞叹;在深圳坪山燕子湖会展中心,坐进“空中的士”的上班族13分钟后就可抵达福田CBD……低空经济正让生活更“立体”。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韩钧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条长,涵盖航空器研发制造、低空飞行基础设施建设运营、飞行服务保障等产业;应用场景丰富,既包括传统通用航空业态,又融合了以无人机为支撑的低空生产服务方式;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发展空间极为广阔。“根据部分研究机构测算,2023年中国低空经济规模已超过5000亿元,2030年有望达到2万亿元。”

去年过春节我回铜陵,朋友跟我谈起低空经济,我觉得这类经济趋热好像还有点早。可一转眼,低空经济席卷很多地方。对于低空经济热心者来说,这里很有“钱”景。从我这个生态爱好者来说,低空、太空,让我更好地从本质上理解了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诗学流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我被那件橘黄的绒绒的大衣勾去了魂,久久回不过神。

那一年,我六岁,在上海看病。离开前,父亲抱着让母亲和我开开眼界的心思,领我们走进了上海第一百货。一个偏远小岛的孩子头一次置身于商场,且是这么大这么繁华的商场,眼睛早已不够使了,前后左右上下,脖子都扭酸了。到了童装区域,我完全忽略了其他的服装,直勾勾盯住一件橘黄的半长款大衣,鲜亮如朝霞,胸口绣有动物图案,金属扣子闪闪发光,料子也稀奇,厚实,表面有绒毛,想象着穿上它该有多暖和。我满心满眼皆是那款大衣,而母亲看了价格后,以长大后再买劝说我,我毫理不睬,只想立马拥有它,他们只好连哄带骗,混混沌沌将我带离商场。

一路上,我的眼前和脑海不断晃动橘黄的影子,许许多多的影子,一会列队一会重叠,它们汇成一大片橘色雾气包围了我。我任母亲抱着背着,混混沌沌前行,直至到了码头,上了船,我突然清醒,再也无缘于那件大衣了,不禁悲从中来,绝望地大哭。船开了,离上海越来越远,我越来越难过,抽抽嗒嗒,唉声叹气,直到母亲再三允诺,会买同样的布料给我做一件方罢休。

回家后,我自然看不上那些棉袄了,

童年的大衣

虞燕

自己的,别人的,都显得土气又过于朴素。某日,一小伙伴穿了新衣,黑红色大格子呢大衣,得到了众多赞美,可我觉得不及我的橘黄大衣千分之一,并详细描述了大衣的模样,大家的胃口被吊起了,纷纷要求我穿出来,我很沮丧,说衣服在上海的百货公司里。此后几天,我接二连三梦见那件大衣,每醒来就跟母亲念叨,父亲到底什么时候会买回来布料呢?

父亲提过,那种面料少见。父亲所在的运输船靠码头后,他都会上去逛逛,宁波、上海、南通等地的大店小店也注意过,一直没遇到。不过,父亲买来了他认为格外好看的,先是嫩黄色灯芯绒,后有深粉色镶金丝格仔薄呢,母亲均拿到了裁缝师小姑婆那,分别制成了款式别致的大衣和西装,我知道,它们也很漂亮,因为它们,一个小女孩曾变得那么耀眼而自信。可是,始终撼动不了橘黄色大衣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先入为主加求而不得,于我,大衣已不只是大衣了,而是一个绚丽的梦。

夏天时,我光惦记裙子,暂时淡忘了橘黄大衣,待天一冷,西北风“呼呼呼”横冲直撞,我的心里也起了风,刮出了记忆深处的那抹橘黄,飘来荡去,飘来荡去,我对它的渴望化作了一声骚,又一年了,我要的大衣为什么还是连个影都没

呢?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母亲的脸上总是微露愧色,两人偷偷说,早知道我惦念成这样,当时狠狠心买下算了。长大后,我才知道,彼时,我们家因盖房欠了债,后又给我治病,花费甚多,那几年,父亲母亲过得相当艰难,而他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我打扮得美美的。

终于,父亲那次出海回来,颇兴奋地拿出叠成四方形的布料,绒绒的,厚而软,是艳丽的杨梅红,他说,好不容易找着了这种面料,就是没有橘黄色,“好吃鱼肉,好看红绿”,小女孩穿梅红铁定好看的。母亲兴冲冲去了小姑婆家,从记忆中翻出商场童装的大致模样,自此,一款带有圆梦性质的外衣算是有了着落。

翻领,两侧各一个方口大兜,有内衬,却在纽扣上犯了难,没有让人眼睛一亮的大纽扣可与之相配,后决定用同款面料做包布扣。母亲坐在饭间的窗下,长满冻疮的手忙不停歇,杨梅红余料裁成几个大小一样的方块,棉花搓圆,塞进方块,缝成圆乎乎的包布扣。窗外的光细细碎碎地漏进来,她的侧影直直的,柔柔的,像在某个梦境里。

杨梅红大衣上,大大的包布扣宛如一个个个杨梅红的汤圆,那么惹人喜爱。我穿上了大衣,心情美得快要飞起来。那个冬天,是被杨梅红映照温暖的冬天。



赏春
李昊天
摄

桃花在清明雨里惆怅

(外二首)

姚岚

清明时节的每一滴雨
都聚拢在桃花的心头
绿色的柳笛吹着潮湿的怀念
丝丝缕缕常在我的梦里晃悠

大河坝上的老屋,早已不见踪影
屋基上散落着父亲的青瓦,还有
母亲的菜缸。记忆里河边的老柳
在风雨里摇着沙粒般的乡愁

那一年,父亲的拐杖,弯弯曲曲盘在路口
那一天,母亲的企望,挂在祠堂的外头
满树的桃花,红了又白,白了就落
年复一年,唤醒着游子心底存储的愧疚

沿着少小时种下的乡音
年年岁岁不知疲倦地洄游
总在执着地翻动褪色的族谱
期望一簇簇新芽在黄页上问候

我的小菜园

只有三分地
还在山那边的春泥里
黄土上遍布着施工遗落的石子
我的锄头每次都会被它们所伤

大脑疲惫的时候

我就去小菜园
让胳膊腿劳作在不染的清风里
让羸弱的背心承接直射的日光

任那些草虫、蚊蝇常常来偷袭
我的皮肤从来不曾习惯设防
夜色里,野兔吃光了我的豆苗
本想安静的夜晚
也时常被猫头鹰的怪叫惊扰

贫瘠的土地
总是亏待我的汗水
我索性拄着锄头,站着望天
任那些杂草趁着酷暑疯狂

等待秋天
相信冬天
我的小菜园,新的菜畦
会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江心洲的沙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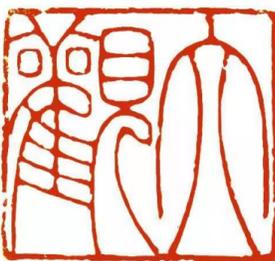
秋风终于吹走了诡谲的烟云
天蔚蓝,水沉静
这个暖冬,它不再流浪
一曲《水调歌头》,落户在宣城

历尽沧桑,依然干干净净

在江心洲头,它袒露着胸襟
以万分的诚恳,默默
迎接前来自来拜访的游人

熬过了八千个日夜
跋涉了三万里征程
无论是静默沉潜还是波涛汹涌
随波逐流,随遇而安
即使改变不了宿命
却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个性

亿万年,浪淘尽
腐叶、朽木、浮尘,还有
那些难以成伍的灵魂
留下一滩精神
与天地共存



七山鼓

张港

咸丰十年,京东八里桥,黑龙江索伦马队折了个大跟头。这跟头栽得暴:红毛鬼子的子弹嗖嗖往人肉里钻,可就这当口,噢的一声,七山鼓被击破。鼓声一止,人马泄气,队伍垮了架子。

索伦战鼓里最厉害的叫七山鼓,意思是,隔七座山,鼓声能使敌方战马五脏震撼,惊毛乱阵,而听惯鼓声的索伦马,则血管僵张,越发昂扬越发勇猛。

大山草原,大牛成群上万,找一张造得七山鼓的牛皮,比大草甸子找绣花针还难。八里桥那鼓用了几十年,要是早有好皮子,早蒙新的,不见得打败阵。

造七山鼓要整张大牛皮,腹背边角都得够强韧,牛皮嫩,鼓声飘;牛皮老,鼓声良。养这等牛,三伏烤炭,三九卧冰,小米麻油五花草,一天三遍抽打柔软处,没个十年工夫,喂不成这样的牛——都是牧民,哪个这么狠心待牛?

索伦蒙鼓匠,跑了三匹马,还是见不到一张好牛皮。多少车砂石能出一两金子?多少只大雁能有一只虎眼?找不到的,就是找不到。鼓匠急出火疔子,急成赤睛眼。六山鼓、五山鼓、四山鼓,造得出,可那不是七山鼓。要命的事哪敢对付?没有七山鼓,索伦兵、索伦马全缺勇气,再来仗阵可怎么打!

这天,鼓匠正踹脚骂天骂地。眼见远远来个骑马老汉,老汉须发皆白,干瘦黝黑,马后一条大牯牛。

鼓匠拍腿大叫:“这可是百年难遇的好皮子!”——鼓匠之眼有皮无牛。

“这牛,你卖?”
“嗯哪。不卖牵你这儿干啥。”
鼓匠使出劲力,抓住鬃甲抓尻尾:“好皮子!好皮子!好皮子!老人家,您出价,多少都行。”

“你要这牛啥用?”
“我要皮,要牛皮。这是七山鼓!”
“啥?七千五?”

鼓匠见老人耳背,大声喊:“是鼓。七山鼓——七山鼓——不是七千五。”
“唔——七山鼓呀。我这犍子,”老人斜斜敲鼓,“就是为了一面鼓。”

“您老出价。您出多少都行。”
“价钱后说。你自己说造得出七山鼓,那我也得试试你。”老人停一停,“你擂擂我听,看看是不真鼓匠。不能白瞎我的好牛。”

鼓匠跺脚道:“我一个鼓匠,擂得出惊天鼓。可是,老人家您,我擂的可是五山鼓,是战鼓。孕妇、孩儿、病人、体弱老人听不得,震动五脏,要出大事。”

老人道:“擂你的,别的甭管。”
“老人家,您这年纪,您得远点儿。您走过五道山我再擂鼓。可不能伤了您老。”鼓匠瞅瞅老人,“千万,千万。”

“中中,你擂鼓,别的甭管。”
老人骑马远去。鼓匠心里说:他试我,我还想试试他,到底会不会听鼓。

算计着老人的马过了五道山,鼓匠亮槌小点,敲打出《春水三月三》,然后去看那头牯牛。

老人打马回来,怒道:“呸!你这小子,是要我,还是真不会击鼓?打出戏台鼓给我听!”

鼓匠弯身道:“战鼓一响,冲心震肺,怕伤着您呀。您这年纪……”

“来,再来,来真的!”
“那您老人家,可得远走,得过五道山。只是听鼓,莫动肝火。”

老人点头,远去了。
鼓匠暗自道:这老爷子,扳鞍上马都费劲了,耳力倒好,五道山外听明白了鼓曲细部。

这回,鼓匠用上力气,播出一通《卧雪望天山》。

老人回来,喘一喘,伸手解牛缰,说:“呸!得!就你这鼓,可别糟蹋了我的牛。”

“别别,别,别的,老人家,我是怕伤害您老,没有真敲。”

“你个不懂鼓的——”老人牵牛要走。
鼓匠慌忙抓住缰绳:“老人家,老人家,走不得!我真敲,我真敲!可是,你得远远的,远过五道山,千万远过五道山。”
老人忿忿爬上马背,回头道:“最后一回!”
鼓匠甩了衣裳,杀了腰带,三吐三吸,运上力气,跺脚腾身,抡槌播出《连山砍营大槌》。

一时间,透地穿云,八里桥之仇之怨之怒火,一槌一槌奔涌倾泄。噢的一声,天地震裂。五山鼓砸成了破鼓。

鼓匠心肝挪移,脾肺如裂。天地旋转,恍惚之中,忽见空马奔来,拖缰嘶鸣。鼓匠大叫不好。

鼓匠打马奔驰,只过三道山,就见到白发老人仰面草丛,面色青紫,鼻口有血。鼓匠喊叫:“让你过五道山,怎么在这就听鼓?”老人已经没了鼻息脉动,一只拳头举着,大拇指外撇。

这牲口买卖袖里吞金的手势,鼓匠懂的:东西归你。